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盛翼進鄰汝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敕　楊士奇

勑諭文武羣臣求言幷復弋謙朝參　求言

用文貞言復弋謙朝參幷令代草求言勑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無槩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誰爲此奏者難爲顏矣）章奏其賣直沽名欲寘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益未嘗不

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勑諭吏部申明薦舉　保舉

文貞以吏部未能盡知人才、建議令大臣保舉方面及守令官、自是吏多稱職、治功著焉

勑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夙夜、以恤民爲心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即位之初、首

詔求賢今既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爲國事君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任及屆在下僚官員幷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如所舉之人受贓有犯贓罪者併舉者連坐蔽賢不舉國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

爾尚愼重簡畀、以副朕惓惓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洪熙元年八月初六日

太皇太后諭二兄書　戒勑外戚

太皇太后致書長兄彭城伯張昶、三兄都督張昇、吾（此書仰見聖德淵懿遠過東漢明德皇后與諸兄書也）起於寒微、叨蒙國恩、榮及祖宗、顯受褒寵、諸兄嗣膺重爵厚祿、合門貴富、與功臣等、此皆　列聖天地之賜也、顧豈常有汗馬之勞哉、夫受非分之福、宜存非分之虞、古之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不思保全永遠之道哉、吾不幸　仁宗皇帝早逝、長子　宣

宗皇帝又繼逝矣今　長孫皇帝以幼冲嗣大寶內
間保持輔翼實係於吾夙夜兢兢如執玉如捧盈不
遑寧處懼弗堪負荷上負　宗廟聖靈及辱吾先人
因念外家欲令皆善二兄同氣至親可不體吾之此
心哉尚其循禮度修恭儉以率子孫家人俾咸愼蹈
毋作愆過庶以光　國家之榮命而吾先人之祀亦
永有依賴矣勉之哉勉之哉二兄自今惟朝朔望公
朝有政議悉勿預聞惟二兄亮之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疏

請開經筵疏　經筵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　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
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
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
此開經筵欵事甚速切
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奏、伏惟
采納、謹具以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
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
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
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

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
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　上裁
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
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此正本之論未知王振爾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

時已在左右作威福否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
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

令必用正人。令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二聖稱謂不同）　皇太后殿下、皆留　聖心。爲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

魚之肆。蓋言愼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
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不敢
不盡。伏乞 采納、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辨方政被誣疏 邊將

邊將不安則事体難以措辦文貞此奏特有搘當

蒙 欽發下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
官都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
恭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 命率兵在外、皆有功
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 朝廷、下能撫恤

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累次失機 宣宗皇帝屢遣勅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 朝廷命方政往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閣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到彼必然不合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 朝廷當保全之欲請 勅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協和辦事又慮

如此立辯其誣

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趑趄，若不寫　勑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則官軍窺覷，必不聽其號令，有誤邊備，爲此今擬寫　勑稿二道封進，謹題請旨。

論勾補南北邊軍疏　勾補軍丁

衛精曠遠不能水土則多逃死此疏斟酌情法詳盡可行

爲兵備事，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

死於寒凍非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爲可憫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

論甚切

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補、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

年三月初一日、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令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

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死者 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極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皇帝 宣宗皇帝之仁也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

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發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有司因循之弊不過如此）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　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

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足其缺之後再有清出者卻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　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聞伏候恩旨

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疏　激勸土官

為激勸事該兵部傳奉　聖旨陞授景東府知府陶瓚散官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及褒封陶瓚祖母阿曩

爲太淑人令臣寫　勅施行此誠　皇上旌忠報功
之盛德臣竊聞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
四夷曰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蓋先以恩德結近
邊之夷則遠外之夷爲其所制勢不能爲患於邊大
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爲力今景東
之勝蓋出於此然其中有忠義之心願奮力報　國
者正當厚恩待之以堅其良心其陶瓚及祖母阿曩
率領頭目已量功陞賞實授以職惟陶瓚以土官知
府難陞職事并其祖母止授散官及封號臣等愚見

欲乞　聖恩皆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使得永遠寶藏。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益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曩同、兵部已請　勅褒封賞賚、奉　聖旨令臣寫勅、臣愚見欲乞　恩旨同陶瓚阿曩一體頒給、庶於邊夷有所激勸、蓋所費者約而所勵者益多。謹具題奏、伏惟　聖裁

討議除授方面等官疏　　保舉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　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

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　宣宗皇帝勑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

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　先皇帝勑旨而行、今各處方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

（保荐之失由當少于循資除授耳。）

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狥私。爲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　聖明仍遵　宣宗皇帝勑旨而行、大抵　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宜也昔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　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　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

保官一事文貞贊成聖政惟此爲大故并之

體　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

其功

是第一事葢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　皇上奮

獨斷之明。今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　宣
宗皇帝勑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
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
不閉之效。明驗所在。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
恩出于下。切緣衆臣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必得　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
凡授官者莫不感戴　聖恩。恩實非出于下也。此令
行於　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
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爲謗

謡傳播中外。其意專欲隳壞　先帝之良法不行則
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
害天下何繇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
（凡行一善事必有小人損壞在）
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
（上力持之耳）
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
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覩小人之心矣伏望
聖明只依　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
（下此語便足服人）
贓。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
治不宥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　四朝大恩。嘗切

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凟天聽。伏惟聖裁。

論遣將征勦麓川疏　　計處麓川

昨日欽蒙上命。寫召李隆勑書。臣已謹遵寫稿進呈。伏竊思之。南京根本之地。李隆受先朝簡拔。守備十六七年。本官謹慎小心。克稱委託。軍民獲安。朝廷無南顧之憂。今以麓川之事召之。然麓川遐荒小夷。屢拒朝命。固當問罪。今以將貴之才勇。復擇

一二人善戰者爲之佐輔。又以文臣王驥歷練老成有贊理之足任其事。况李隆之才。長於守備。未聞其有攻戰之能。若論攻戰。李隆必不及李安。又蔣貴新封爲伯。李隆嗣承伯爵三十餘年。朝班次序。蔣貴當在李隆之下。若使蔣貴總兵。而李隆爲副。似有未當。雖出上命。李隆固不敢違。然彼此心不相孚。亦難行事。臣愚見欲俟蔣貴至日。與之計議佐輔必欲得人。亦未爲遲。如此庶幾事得穩當。而成功可冀。臣又有愚忠。冒瀆天聽。昔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

麓川之事本簡貪

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然後加兵今麓川拒　命

臣亦深切惡之非欲釋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又慮用兵遠方雖有將有兵而糧食不足猝難爲力亦所當計臣又思自麓川拒

命比　先朝廷所遣撫諭　勑書恐有阻隔未曾到彼又雲南總兵官將彼所差之人悉置於死是以此賊心懷疑懼不敢再遣人來近其所遣忙怕力綿觀來已蒙　皇上恩賞特旨許令改過赦宥其罪就命

齊 勑回還。臣竊計此 勑到彼賊必遣人再來。覘其情僞。爲之處置。近者又有 勑令沐昂等詔之不（皆是將帥激之必）遣則使此賊終不知 皇上天地大恩。無踪改過。將來必勞天兵。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今且月務選將操兵積糧。以備征用。姑先放忙怕力線觀齋 勑回彼使知 皇上大恩。以圖改悔。縱使彼執迷不改。亦（亦是一策）且緩其備敵之心。待雲南糧儲有積。將士操習精銳。卽一鼓進兵勦滅。以昭 天討。亦未爲遲。況留此二三人實不足爲輕重。但恐留之日久。使賊之逆志益

堅。而爲備愈固。或啟其竄伏之計。況彼烟瘴之地。大軍難以久駐。而賊得窺伺官軍進退。以爲出沒。急難成功。臣惓惓懇忠。非敢爲緩兵之計。但願大兵之行。必出萬全。以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道。冒瀆 天聽伏惟 聖裁。

論褒謚黃福疏

褒謚老成

刑部亦可參贊

爲激勸事。近據禮部手本。該本部奏南京參贊機務

不必經部

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喪禮。傳奉 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

悉出於厚。今福蒙　祭營葬。光榮甚盛。存沒感戴矣
臣等竊思黃福。洪武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　太祖
皇帝深見嘉奬超陞工部侍郎。　太宗皇帝初登大
位。卽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新設行部。　命爲行部
尚書。及平定交阯。初設布政司按察司。又　命黃福
仍尚書之職。前往交阯撫綏其民。布政按察二司印
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於福。福在交阯十有
自黃公去交、
尚不數年遂不守
餘年。處事甚得人心。　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卽
位之初。特遣人齎　勅召還　命兼詹事。輔導儲君。

宣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戶部管事。　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贊機務。中外之人。皆忻悅　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　聖恩。與襄城伯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蓋福為人廉潔正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貴顯。不營私蓄。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其比（此時）今蒙　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　天恩賜謚二字（文臣賜謚者尚少）。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垂勸勵。蓋自古治平之朝。及　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　太

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諡贈官、仁宗皇帝登極贈諡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卿少詹事贊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　恩、今黃福比前之得贈諡者歷官尤久勣勞尤多、操節之正始終一致伏望　天恩特命該部依　先朝例賜諡贈官庶使在位臣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於黃福但欲　國家典禮施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　聖裁、

文貞于黃公沒後爲之請卹而野史謂黃公之改南以三楊諸公見忌置之散地非事實也

論荒政　救荒

爲預備事、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

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在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

（雖文移爲虛具故實事不立）

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

救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謾官府其原開陂塘養魚者有堙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

欲修恤民實政惟在守令而已

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

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之此事雖然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令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日用人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其侵盜證佐明白亦不限賠償者准

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及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功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令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

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繇。今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討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績。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

頌三篇

瑞應麒麟頌有序　祥瑞

瑞麟入貢著撫夷之有道故識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西南海外諸番國。或其王親行。或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數十萬里而來朝貢。麒麟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用達誠意。麒麟凡四。而出非一所。其言曰。蠻夷之人。邈處海外。嚮仰中國。如天之上。比十數年來。海波無虞山島所聚。種作蕃阜。民咸安適聞之老長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　聖人奉天命主中夏。施仁布義肆延被我遐裔。已而祥麟出

焉。老長又言。是上天所生以爲中國 聖人瑞者。其遣獻焉。敢祗以獻。遂頫伏呼萬歲於時羣臣百職以及陛衛虎賁萬衆。歡覩舞蹈稱賀。臣聞自古帝王受天命有天下者。能體天之心。用天之道以稱天之付畀。天必悅鑒而昭荅靈貺。歷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其效可見已。恭惟 皇帝陛下以大聖之德。躬膺天命。嗣 祖宗之大寶。臨御以來。一以至仁。覆幬天下。旰食宵衣。圖惟庸濟。無間遠邇。撫綏一心。是以凡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之處靡不

歸誠向化。朝覲貢獻。日聚闕下。四境清寧。纖塵不作。此皆 陛下聖德之得人心者也。夫得人心者得天心之本也。是以連歲四方上奏嘉禾秀麥豐年之禎。上而星文之祥。下而物產之瑞。駢起疊臻。不可數計。雖閒者霖雨稍稽。而恤民爲祈天之實。弘敷德音。覃布仁澤。 璽書所至。抃舞載道。甘霖隨降。田穀以豐。此 陛下聖德之得天心者也。亦豈必麟見而後始驗於今日哉。然麟仁獸也。四靈之首。王者至仁則出

○得○進○頒○上二十○ ○ ○

出則天下平。非若其他禎祥之比。今茲之出。實以彰

上天嘉祐　聖仁之隆且厚也。而率來自遠方者。又以彰　聖德之無遠弗屆也臣士奇叨在侍近。日睹嘉祥倍萬忻懌謹譔瑞應麒麟頌一篇上進。伏惟電覽焉。頌曰。　天眷下民。爰命仁聖。俾育其生。俾復其性。惟　皇奉天。允篤於下。爰育爰訓。孜孜夙夜。曰時兆庶。咸予赤子。仁之所施。權輿于邇。薄海內外。爰暨爰限。如浸之潤。繇邇漸遠。惟　皇聖仁。顓顓一心。曰天付予。予罔弗欽。茫茫九有。仁浹義孚。生息有遂。蹈履弗渝。既富既穀。亦泰以嬉。仰足于公。俯給于私。三

光昭明五緯順軌、四序調均、百祥雜襍、爰暨四方、逮于八紘、民用康寧、物用阜盈、乃有靈祥、麕身牛尾、圓蹄肉角、崇丈又二、音中律呂、步中矩規、粲粲其文、循循其儀、厥名曰麟、四靈之首、見于夷邦、夷其載有、曰天生之寶瑞　天王我惟祗獻、用告嘉祥、乃蹈鯨波乃造龍墀、金門含耀、紫殿騰輝、在廷文武、舞蹈愉懌、惟天降祥、允昭　聖德、惟　皇施仁、六合一春、表仁之祥、孰大於麟、來自遐邦、昭德覃布、踰三倍二、與時合數、天鑒在上、丕顯嘉徵、　皇仁在御、丕隆治平、簡

冊有紀播示無極臣工有頌洋洋川溢臣叨禁近陳詩稽首惟 皇萬年惟 皇萬壽

出師頌有序 征安南

永樂四年安南黎寇作亂 朝廷屢遣詔使諭之弗（明用師之非得已）悛益驕賊弑其主毒虐國人甚於水火迯奔訴告咸集闕下 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有弗廸而遂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廸厎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令盜滋弗廸予必不釋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昭告

天地宗社山川、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章、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兵八十萬、討賊、七月某日師行、上（時尚在南都）臨江送之、既禡、申命總兵能若曰、汝其率師、往行天討、惟盜父子、沿襲悖兇、神人共忿、必誅不釋、厥暨同惡、必誅不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汝往欽哉、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往弔、罔有侵害、或有侵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汝往欽哉、能拜稽受命、祗承惟謹、遂大饗將士、是日天宇朗霽、雲物

不作戈矛耀日。旗旆亘雲。士壯馬肥。紀律齊肅。巨艦蔽江長風巽颿神遊電馳。不疾而速。浩浩乎已氣吞趺鳶之壤於萬里之外矣。天顏悅懌。穆必成功。鸞旆旋闕。瑞彩騰霄。臣執筆從屬車。親聆 玉音之敷仁。覘總戎之恭 命。士氣之奮發。嘉應之孔昭。敬作出師頌一首。其詞曰。天眷 皇明。咸畀所覆。凡厥有生。俾育得所。惟 皇奉天仁懷義撫。日月所照。怙嬉鼓舞。逖彼交夷。在國南裔。乃有頓亟。爲毒爲厲。哀哀無辜。罹厥嗝噬。屢詔申誨。弗遷益悖。 皇赫斯怒。

爰急拯焚乃敷綸言乃告明神誕日誓師大江之滸天宇澄霽廓無纖氛如虎如貔師徒勁堅如雲如霓旗旐飄翻甲冑弓矢戈矛戚干其列秩秩其氣桓桓帝謂汝能汝仁且武其總率師往靖夷土除惡務盡綏良務溥仁義之行毋違天者臣能拜稽臣敢忘敬帝德承天臣職奉命惟帝之聖舜禹爲君惟能之賢方召爲臣南交氛壇不日澄鮮王師勞勛不日凱旋八表一統皇明御天小臣作頌豫歌太平

此頌亦彷彿韓呂聲格然成公甫視師挍卒不克終

御書閣頌有序 御書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擢翰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此內閣臣所自肇也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詔命令誡勑之文日暇、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咸屬焉、　車駕屢賜臨幸、七人恒早朝、退卽趨閣治職事、莫乃出、七人者、士奇與焉、越三月、進侍講、又明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簡內閣六人兼春坊官、士奇與兼左坊中允、兩職之務、敬修惟謹、又明年、陞諭德、仍兼侍講、永樂七年、　車駕將巡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簡

留文臣四人輔導其兩人出內閣士奇與焉　上進而諭之曰唐太宗簡輔監國必命房玄齡等其識朕此意加敬慎之四人頓首受命自是　車駕非狩監國之輔無改然四人者其半有事去始終在侍兩人士奇與焉進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侍　皇太子覲北京遂改左春坊大學士輟翰林兼職專輔問學仁皇嘗指兩人諭羣臣此吾左右臂也旣嗣大位屢進其官初進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葢殿大學士遂進少保又進少傅兼兵部尚書繼事　宣宗皇帝者

十年、　三聖所以寵任保全之皆一心。嗚呼。今　龍御升遐皆遠矣。每捧讀向之所受寶章宸翰。追惟天地生成。日月照臨之大德。未嘗不拊心悲摧。攀附無所。欽遇　皇上嗣臨大寶。用人循舊。進臣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所以信任之褒寵之益有加焉。顧臣衰病餘齒。樸朽無庸。何能少裨分寸。但感刻之誠。惓惓惟國。凡所受　四朝誥勅及詩。敬用錄副。勒諸貞石。藏於私家。垂之綿永。且揭屋以庋之名　御書之閣。謹拜手稽首而頌曰、　天命　明聖。統有萬邦。啓于

然是時三楊之業少衰矣

帝堯暨舜禹湯憲天為理仁霈下民有教有育有典
有章東西朔南來享來王天監于德曰忱予肖爰篤
厥祜彌永以厚爰錫文武俾左俾右咸奮勵績疏附
奔奏惟　帝念茲靡勤弗酬或隆之褒或崇之爵
四聖一道秉持有確有效于勤敬受靡怍顧臣耄愚
材樗量勺寵福齊均負乘惕若維　皇四聖天德洋
洋鳳翥龍騰慶雲五章豈臣眇微獨蒙厥慶斗牛之
下高山大江與被嘉榮華潤悠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盛翼進鄰汝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序　楊士奇

三朝聖諭錄序　聖諭

此數行大意與御書閣頌同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

首庸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屬時幾務孔殷。常旦及五。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　扆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　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且　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經幄。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　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承樂。士奇祗事　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懼。夙夜靡寧。嗚呼、　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

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
玷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
奉命祗送旬月乃竣事其每且展敬　三陵之下追
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楊前所得玉音之詳者輯
而錄之釐為三卷永樂居前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
葢計平生所得此殆什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
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陛之密可存
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懔乎慮泯吾　君之盛美是
此一段辨析大有學識不然疑于淵言武掠美如云魏鄭公以諫草示史官也
懼而遑它卹哉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

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且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君子遭逢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錄有 聖德焉有 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奚暇它卹哉疑者既釋敬號曰聖諭錄

西巡扈從詩序　西巡

叙扈從語皆得体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來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邊人安於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 車駕視巡飭之詞林從者士奇勉仁弘濟德遵士奇年

七十特給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動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聞　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閱武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盖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蕣蔴林語轉訛也時非虜阿魯台之衆為瓦剌摧敗狼狽假息塞下左右從吏希合之臣多請掩捕之者　上曰朕知飭備耳因人于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士奇為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顏問而　寵遇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恐叩首　上慰勞再

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巡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于詩。而以今視昔。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于一時之扈從而將來亦可攷見歲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亦嘗扈從紀之

賜遊西苑詩序　　內苑

君臣同遊是盛事經濟之本也故此序文當詳載之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用勤職事不遑暇逸特　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

侍從遊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溥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 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 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大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遂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

于此一事指出盛事

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
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
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
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
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
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
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
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

咸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皆以喜，相與引滿勸酧，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 恩甚盛也，于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如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文詞典質，乃爲雅則

送龔憲使致事詩序　致政

宣宗皇帝臨御深惟安民之道詔吏部凡布政司按察司正貳及府州正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奏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如所舉後受賍并罰舉者。　皇上嗣統申飭舊章而加嚴焉由是被命之臣咸顒顒不敢以忽凡所奏舉十率七八稱得人。於時按察使尤難其選吾友豫章龔鏻子諫起科目初擢給事中陞雲南僉憲改廣西又改廣東用少保東萊黃公奏陞四川按察使　命初下中外忻忻焉　朝廷官人之當於其職且重黃公之明知人也。

歲餘子諫聲譽益起，薦士大夫公議令憲使之賢（亦講淳獻）。子
諫表表在甲乙數。子諫宋吏部侍郎竹鄉先生之後，
篤志而清修，耿介而直諒，有學術，明大體，嘗言事過
直，雖忤不悔，所至不尚威嚴，而政紀清肅，除害興利，
具有成績，如在雲南，爲法敎屯兵引水灌田，歲免夏
旱之虞，廣西叛猺猖獗，都司不能制，子諫親督官兵
進討擒戮猺寇二千餘，生縶兇渠送京師，斬于都市，
悉還所掠良民男女數百人，四川時，釋平人死辠於
十年之久未決者五十餘人，皆著人耳目，其所建議

便民尤多。蓋其心夙夜在民。所歷官武萬里。或七八千里。跋涉險遠。而冰蘖之操久益確。任四十餘年。貧如家食旹。園田無寸尺之益。而視舊加損。此其人豈貴富之能累其心哉。今年七十有一、言于朝、乞致事歸、天官卿言鎰雖老、尚堪事事未應退蓋重賢者之去也。上念其涉歷之久且艱。竟從之優老之仁也。予諫既拜命過予曰、故人能無一言識別乎、嗟乎、久勞懷逸。人人同情。何獨子諫哉、故賦近體詩二首、寄久要之情云耳、

記

旌義堂記　賑荒

正統三年六月十日、上遣行人盧懋齎　璽書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民蕭襄爲義民、蓋自　上臨御以來、四方之人、仰體　皇仁（民人捐粟得璽書與數也）出穀縣官、預備賑荒、事日有聞於上、悉賜　璽書旌褒、時士奇兼掌內制、每私怪斯衆權輿吾郡、而未聞吾邑有一人繼者、蓋歷三歲、始見于襄、吾與襄同邑有連、且嘗作賓蕭氏塾、固知襄必能爲義、然猶怪其獨緩也、今年過鄉里、里者

老為余言襄之圖放義久矣屬時令丞闕簿攝令事襄具材作義廪言於縣請以餘官又言願出穀納廪以備賑飢縣吏需重賄乃行襄私竊歎曰以賄吏曷（吏無賄不行直止斯事然獨奈凡善何）如及飢時襄以賑民乎不肯賄吏亦竟不行明年吉安府通判余君來掌縣事襄復言之余君大喜即日造其佐眎襄所作廪而內其穀凡千二百石遂聞于朝斯其所由緩也嗟乎水旱在古聖人之世不能無惟古聖人有備焉故其民不病今民比比能仰體皇仁爲先事之備食祿者乃有不能或又貪祿以爲

已利。彼獨何心。如余君之明治體，預民患，卓然其今之循良有司，何可多得哉，若蕭氏之務義，厥有自來非昉於襄也，襄之大父思和甫，父安正甫，當元季寇亂，所在靡寧，思和甫父子挺然發帑倡義，保障其一鄉，終亂不見兵禍，至于今號其里曰桃源，我國家靖宇內，定法制，簡富民長萬石，區俾董徭賦，思和甫與焉，惟義之行，上下賴之，後安正甫繼焉，一循其父之義，及襄偕弟應又繼焉，皆循大父父之義，尤恪慎介然不一毫苟取，其區之民，有橫恣不律者，率略之

弗較。有歉宴不給者。恒加卹之。蓋蕭氏施義其鄉。昉于襄之大父。父。而至于襄益篤也。 玉音下逮。龍光煇煌。貞無忝也矣。豈若世之驟典於一人。偶見於一善。而濫冒寵錫者之可同日語哉。予旣名襄所居堂曰旌義。襄來非京。屬書之。予惟其室書者有二。泰和之民以效義荷 璽書旌褒自襄始一也。余公之廉公明決二也。遂幷蕭氏世德書之

賜印章記 內閣印章

賜印章是其數世宗亦有賜非閣中故事也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

糾繆。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騫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 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蓋求益於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効分寸之勞也。 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一居士。蓋取 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頒謂臣

曰此　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　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為千載之遭際　希澗之大恩也蓋　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謬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與楊榮金（文貞此請誠為得休然徹有旨德意凡文貞三朝聖諭錄所載多此類）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　天恩均之言且再三遂　賜榮幼孜同一章至　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

題後

恭題　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誥命

叙文臣賜誥之少以見其重亦可爲故事考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臣皆未有得
賜誥敕者。惟永樂十年。文臣得　賜誥及封贈祖父
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內閣之臣
五人。臣士奇亦與數焉。蓋時甚重之也　仁宗昭皇
帝初臨御。循洪武之制。文臣考最者悉　賜誥勅封
贈而首及輔臣。時制草已定　上親御宸翰於輔臣

天語非故事故特詳之

制內增二語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息嗚呼　明聖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臣祗事　三
聖賜誥凡十有五通永樂四通洪熙十通宣德一通臣士奇心恒愧悚駑鈍無庸不能效報萬分之一上有忝於榮命然不敢忽也謹繕寫刻石以永示子孫

恭題　天恩卷後　恩遇

臣士奇永樂八年五月十八日於文華殿陳情題本錄副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中外政務悉聽　令旨裁處臣士奇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留輔導同母之弟羅京聞非京

種田之令寓書告別士奇將行蓋不得已具此啓陳（祖宗時屯軍之制盡删如此設文貞以當時情屢改後來制度從此改矣）情。仁廟一再覽之以示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曰士奇素無片語及私此　從之顧忠曰并永昌軍役亦免之即親灑寶翰題十九字於題本之後付給事中施行十九字即所得令旨也又命忠速行永昌衛且令官給憲口糧脚力歸天地大德士奇之不肖何以能報也既拜恩命遂辭口糧脚力之賜及部牒至永昌憲先數月卒衛即日發

遺憲妻子男女五戶歸泰和從京同居依先人之墳墓聚親戚于里閈優游恬嬉於無事之域蓋未嘗一日忘 朝廷保全之恩也京今歲來省士奇於北京兄弟相對皆蒼顏白顛每論往事感激之至零涕無已京請錄當時陳情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遂并志其槩嗚呼羅氏後世尚勉思力學務善持身保家以不忝朝廷之大德於永遠哉（羅京為文貞同學之弟姓羅氏與文貞母再適而生者也）

恭題朱孔昜所受勅命後　青書

宣德二年翰林院編修臣朱孔昜所受　勅命門道

孔易一道其父母妻各一道孔易謹通錄副以藏閒
屬臣士奇識于後臣記憶永樂初　詔求四方善書
士寫外制又　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內制且出

善書者受清秩始于此故識之

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於時孔易兼工
署書駸駸詹希元矩度風韻偉然傑出也一日　上
御右順門召孔易書大善殿扁衆筆立就深荷嘉獎
即日授中書舍人明日有　旨凡寫內制者皆授中
書舍人蓋善書授官自孔易始後非京宮殿成禁扁
皆孔易書遂陞編修又五年始授此勑編修史官也

勑文首末則當時通命史官之詞。孔易歷事　四朝皆以法書被知遇。受　勑役無幾陞春坊中允。今雖老筆力愈勁。蒼然歲寒松柏也位之所進。殆未可量。（文貞亦游書者觀其識矛每欲晦拙可見）綸章之褒。亦殆未止於此乎。謹拜手識于後云、

恭題謝庭循所授　御製詩卷後　御製詩

（想見當時太平）

昔我　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間游藝書畫。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循獨見愛重。恆侍燕閒。蓋庭循清謹有文。每承顧問。（諸有斟酌）必以正對。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錫。此卷其一

也。上素重官職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爲錦衣衛千戶。蓋亦兼重其爲人也。今宮車遠矣。庭循珍襲此卷甚謹。以臣士奇宣德舊臣。間出示之。臣拜稽瞻誦感慟歔欷。所發于中。有不能已焉。嗟夫。是賜也非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猗歟盛矣。若龍光寶氣。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氏之榮。豈有窮乎。

便知非淺也

恭題　勅諭致仕官羅崇後　典史致仕

典史致仕亦有

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　勅江都縣典史致仕臣羅

勑可見當時不畀小饒如此

崇一道、臣崇既褒潢成卷、又五年、 上巡幸北京、詔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暫任以政、崇至署麻城縣且

此事更爲（異數）○○○

行、出此 勑示臣士奇屬識一言。臣士奇俯伏端誦。仰惟 皇上達孝推恩。優禮耆德。 聖德隆盛。而崇老退遭逢。榮幸欣躍。感激懷報。當何如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者臣道之當然。令 皇上宵旰圖治、孜孜焉安民之爲急、崇是行、誠能精白一心、以宣揚德意、惠撫其民、使咸獲生遂、庶幾盡爲臣以忠之義、以不忝負此 勑、而寶藏之、傳于子孫、光

輝烜赫其有窮乎崇尚懋敬之哉

都城覽勝詩後　北京城

築都城大事也識之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巋巍弘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隄堅水深澄潔如鏡蔚然一新耆耄聚觀忻悅嗟嘆以爲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望萬年之盛致也于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屋市衢道之棊

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遝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滃鬱合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哉乎游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將僕以

賜告南歸，不及與遊，既獲覩羣什而歆艷，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慨嘆凡事之成，各有其時。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事，久未暇及。

宣德時何以未作都城

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乂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

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　命之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餼廩、均其勞逸、材

○工○役○同○為○名○勢○然○請○十○萬○役　次　成　伐　作

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為畫也、謂事之成、非係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則於為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碑

靈慈宮碑　海神

起法蒼古

踰淮而濟而汶，兩京之通道也。凡南方兩淮兩廣江東西湖湘淛閩黔蜀，其方伯郡邑百司與夫海外番國蠻夷君長之貢獻朝覲受事請命者，商賈之懋遷者，往還交錯，蚤暮不息，而事之重且大者，維國所用租賦悉出南方郡邑。永樂初，命平江伯陳瑄率舟師道海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浚濟寧臨清之河以達北京，以便漕運。歲終數千艘，每春冰泮，則首尾相銜而上，河隘且淺，一雨輒暴溢，雨止復竭，加有洪

海運于是漸廢矣

歸之艱且險，舟稍不戒，非覆則膠，時乎江公仍奉

命督饟運，慨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事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海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顒顒持敬如神之臨乎前也，間遇風濤及魚龍百怪有作，輒叩神祈，靡不響應，今茲祠祀未建，非缺典歟，遂作祠于淮北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往來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響應，守臣以聞，

賜祠額曰靈慈宮，命有司歲用春秋祭，於是董饟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湯公節請

借神福深語

此段有缺

書麗牲之石、蓋世俗所傳神蹟遺事、遠不可質、惟神者天之所命。天固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在。誠斯無不格、誠神乎而福澤降、自然之理也旣爲書作宮所自、又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歌以將事、辭曰、

潔芬馨兮芳筵、莫蘋蘩兮淸醑、吹參差兮鼓瑟。紛望拜兮堂下。神來降兮雲中。導霓旌兮鸞蓋、從海若兮河伯錯玉節兮瑤珮、神戾止兮憺安悅下人兮恂忱。風泠泠兮蘼蕪、恍若睹兮居歆、神昭昭兮在上。人總總兮在下。紛有祈兮不齊、神均錫兮靈祐、車道陞兮

履坦。舟循川兮安流。風與雨兮時若。物阜成兮神之庥。歲祈報兮有祀。神倏逝矣忽旋。上衛 國兮下民生。神惠同淮流兮千萬億年。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